

血与火的记忆

中共党史钩沉

毕 竟

● 陕西人民出版社

毕竟

血与火的记忆

——中共党史钩沉

沉

(陕)新登字 001 号

血与火的记忆

——中共党史钩沉

毕 竟

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西安北大街 131 号)

长安县印刷厂印刷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11.75 印张 2 插页 280 千字

1996 年 3 月第 1 版 1996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5000

ISBN 7—224—04095—9/D · 544

定价：13.30 元

序　　言

20世纪是中国翻天覆地的世纪，是中国共产党的世纪。

一位哲人说过：一般历史，特别是革命的历史，总是比最优秀的政党、最先进的阶级的最觉悟的先锋队所想象的更富有内容，更多种多样，更生动活泼，更巧妙。因为革命是在人的一切才能特别高度和集中地表现出来的时候，由千百万被最尖锐的阶级斗争所激励的人的意识、意志、热情和想象来实现的。

中国革命的异常艰辛，本身就是一部传奇，为它的宏大历史营造了无限神秘的魅力。

中国千年文化和世界近代思想所孕育出的一代人杰，憧憬着理想的社会，发誓用“斧头劈出新世界，镰刀割断旧乾坤”。他们抛弃了平和的生活，砸断了心身的锁链，挥动着大刀长矛，义无反顾地迎着枪林弹雨，扑向刀山火海。这种带有显著冷兵器时代特征的征战，是对人的智慧、胆量、能力和毅力的挑战，是对人的精神领域的最大考验。

惟其如此，他们的奋斗便格外地艰难；他们的牺牲便格外地惨烈；他们的事迹便格外可歌可泣。

惟其如此，这段历史便充满了喜剧与悲剧、诡秘与奇谲；便充满了血雨和腥风、史诗与光荣；便充满了壮怀激烈志、儿女英雄情。

那是一个令人神往的年代，是一个英雄辈出的年代，是一个

产生神话的年代。

现在，这个世纪就要结束，这段历史已经过去。随着岁月流逝的，不仅是血火硝烟、荒冢白骨，还有那让人热血沸腾、眼眶为之湿润的激情与奇情、英雄和传奇。

然而，这些在社会发展过程中遗落于历史尘封中的人和事，却绝不随风而逝。随着年代的久远，它们如同笼罩着轻纱的明珠，被史学家们争论不休，被芸芸大众向往不已。

这些连对手都佩服、感叹的事迹，不应被长久地埋没在历史的尘封中。

今天，是撩开历史慢纱的时候了。

一个不了解过去历史的民族，是愚昧的民族。

忘记过去，意味着背叛；

反思过去，意味着新生。

作 者

1995年8月

目 录

- 序言 (1)
- 共和国大将的传奇 (1)
- 周恩来慧眼识英才，陈赓出任情报科长
 - 中共特科负责人，在火车上与国民党警备司令狭路相逢
 - 蒋介石亲自任命的驻沪特派员，竟是陈赓的第一个反间谍关系
 - “独行侠”杨登瀛在上海手眼通天，共产党为他设立办事处
 - 共产党员为搜捕行动把门：“你是不是共产党？不是就快走开！”
 - 中共领导人彭湃等被点名逮捕残杀，幸免于难的周恩来虎目含泪：“我们一定要把叛徒白鑫干掉！”
 - 周恩来带陈赓亲自勘查行动现场，叛徒身边就有特科的两个“定时炸弹”
 - 震飞路东五弄堂合力惩治叛徒，狂奔中的白鑫被打得脑浆迸飞
 - 熊式辉许诺他50万元赏金。“化广奇”巧施魔法，“千里香”醉倒告密者
 - “我给你们磕个头，求你们赶快走吧！”宋荣华狱中

十余年，终于见到陈司令

○19年后，陈毅市长公布陈赓为上海市公安局长，
仍使国民党特务恐惧不已

被历史湮没的中共情报工作“前三杰”…………… (48)

三杰之首——钱壮飞

○多才多艺的共产党员钱壮飞，成为中统特务头子
的机要秘书

○共产党的特工人员成了国民党中央特务组织的
“创建人”

○在中国共产党生死攸关的时刻，他改写了历史

○一代奇才倒在了漫漫长征路上

三杰之星——李克农

○三杰携手合作，李克农担任这一特殊党小组的组
长

○李克农施计巧抄密码本

○国民党特务机关自上而下操纵在共产党手里，堪
称情报史上的奇迹

○毛泽东亲自为他授勋，他以彪炳之功跻身于 57 位
上将之列

三杰之英——胡底

○胡底穿针引线，“三杰”群英聚会

○30岁的情报英才，竟死于自命主席的张国焘之手

当“黎明”投入黑暗…………… (80)

○三次武装起义，顾顺章扬名上海滩

○双手打枪的顾顺章，成为中共特科第一任负责人

○政治局委员充当玩弄圈套的“魔术师”，自己却落

-
- 入了圈套
- 神秘的“王牧师”侥幸漏网，30年后述说真相
 - “铲共专家”蔡孟坚，认为抓到顾顺章几乎“改变了中国近代历史”
- 几乎改写现代史的大事 (98)
- 顾顺章落到了“铲共专家”手中，献计3天内把中共中央一网打尽
 - “糟了，抓不住周恩来了！共产党肯定有人在老蒋身边！”
 - “一生机智一身胆，周公谈笑破敌谋！”周恩来刚离家一刻钟，中统特务扑进了门
 - “这地方难道是你们的机关？哈哈！共产党的秘密联络站就在这里！”
 - 毛泽东发出通缉令，陈赓指挥特科车站设伏
- 从中共“特科首脑”到中统“剿共队长” (117)
- 中共政治局委员的叛卖，使恽代英、蔡和森人头落地
 - 中共叛逆成为国民党“剿共特务队”队长，使中统的“肃共”手段大为进步
 - 顾顺章要成立“新共产党”，还和戴笠眉来眼去，为自己埋下杀身之祸
 - 风云一时的叛徒被刀穿琵琶骨，顾顺章的死给历史留下不解之谜
- 困扰周恩来一生的“伍豪事件” (132)
- 一网打尽阴谋落空，恼羞成怒的中统局把枪口对准了周恩来

- 《伍豪启事》——张冲把周恩来推入阴谋的漩涡
- 周恩来布置反击，上海滩广告大战
- 毛泽东发布文告，在苏区为“伍豪”辟谣
- 30年前的“姓名之战”再起风波。江青借机向总理发难
- 康生、谢富治不敢对“伍豪”信口雌黄
- 被推向手术室的周恩来，以少有的激动呐喊：“我不是投降派！”

蒋介石的救命恩人——陈赓 (159)

- 黄埔时期，蒋介石石头上有一圈光环
- 血战惠州，陈赓所部被蒋介石指定担任自己的“御林军”
- 蒋介石要自杀成仁，陈赓背起“校长”就跑
- 密林里冲出“土匪”，孤身闯山的陈赓只好送上银元
- 狭路相逢，钱大钧放了陈赓一马
- 关，关不得；杀，杀不得。蒋介石只能放虎归山
- 陈赓司令现身说法，“天下第一旅”中将旅长心服口服
- 毛泽东笑了：“给你那位忘恩负义的总司令一点颜色看看。”
- 长征路上，陈赓又救周恩来，两人笑谈“陈赓救蒋”

他从蒋介石的屠刀下逃脱 (180)

- 与著名影星黎莉莉的约见，使红军骁将陈赓陷入危险
- 杀人如麻的“谷屠户”亲自到车站接他。国母宋庆

- 龄的“老朋友”成了监狱中出名的“惹不起”
- 南昌起义旧址，陈赓舌战邓文仪
 - “你可以任意挑选一个师！或当特务总队长！只要你同我合作，做什么由你挑！”
 - 宋庆龄当面大揭蒋介石的“老底”，抓住委员长要人
 - 宋庆龄来到黑暗恐怖的监狱，温文尔雅的国母也做了一回“地下工作”
 - “陈赓政治上糊涂，总不听我的劝告。”“你这个态度！你应该悔过！”
 - “广东麻子”神秘地出现在陈赓的囚室，带给他一个意外的惊喜
 - 国民党放了他共产党又要杀他。毛泽东说：“陈赓行！可以当军长！”
- 将军与文豪的历史性握手 (210)
- 将星和文星，在夜幕中靠近
 - 跨过万水千山，将军与文豪实现第一次握手
 - 兴奋不已的鲁迅打开了三星斧头牌白兰地。几十年后，楼适夷才知道自己参与了一次历史性的会晤
 - 鲁迅没有完成的遗愿，一个美国青年记者替他做到了
- 烈士的“自首书”
- 瞿秋白与《多余的话》..... (222)
- 特殊遗嘱还是“自首书”？一石激起千层浪
 - 历史的转折点上，他下令向国民党发出第一枪

- 28岁的中共总负责人,为自己导演了一幕悲剧
- 他离开中共中央政治局,重新拿起了手中的笔
- 毛泽东怒不可遏:将来要跟他们算帐!为什么不带上瞿秋白长征?
- 奇特的潜行小组:长期病号、六十老人、小脚孕妇
- “我就是瞿秋白,我的笔录,算是作了一篇小说!”
- 劫救瞿秋白失败,刘永生少将终生遗憾
- 宋希濂敬执弟子礼,囚室中的大文学家称“蒋委员长”是“清道夫的头子”
- 蒋介石:亲自召集会议,一再拖延处决日期;瞿秋白:我不是顾顺章,请勿撕破我的历史
- 刑场上,他对刽子手微微一笑:“此地甚好。”
- 就义45年后,他才得到安息
- “将我碎尸万段,亦不足以蔽吾之墓!”项英要给妻子一枪
- 鲁迅“捏着一团火”,柳亚子称无颜见秋白于地下
- 那个黑布面本子下落不明,给历史留下了永远难解的谜
- 国民党不便发表的“自供状”
- 天下谁有水平篡改瞿秋白的绝笔?
- 被他称为“小友”的丁玲慨叹:“我完全相信这篇文章是他自己写的。”
- 当代人杰陷入一个矛盾的漩涡
- 他在死囚牢中自己举刀解剖,留下空前绝后的特殊遗嘱
- 国民党人说:不能从求生之意“误解”他

○中国人理想中的才子佳人相遇在上海大学。40年后，她还记得第一面时……

○离婚结婚同日，“情敌”竟成好友

○这位从外形到内心都非凡美丽的女性，戴着“叛徒老婆”的黑锅含冤死去

○被她“出卖”的人也被打成“叛徒”，周月林是哭还是笑？

○“我愿意受历史的最公正的裁判！”

张国焘与白雀园肃反 (282)

○政治局常委“驾临”郭豫皖，带来一种不祥之兆

○下车伊始，张国焘的枪口对准了郭豫皖上空的两颗红星

○舆论铁腕双管齐下，“张主席”杀气腾腾

○25岁的军政委奉命夺权，打出大批“反革命”

○长征路上，宁折不弯的曾中生被推下河谷

○一根绳子，勒死了所向披靡的猛将许继慎

○白雀园，血染的土地，千古罪人张国焘杀人如麻

○总指挥徐向前差点成为“反革命”。几十年后，失去妻子的元帅犹觉不堪回首

○红军总政委竟成为军统局的政治教官

红军中的绿领章部队 (324)

○权力巨大而不受约束，红军中出现绿领章

○工人领袖出身的保卫局长，喜欢用大刀装备他的属下

○中国的“契卡”，救过周恩来、彭德怀

○这里孕育出一大批新中国的公安局长

○徐海东跟他合不来。周恩来怒斥：像你这样的“真革命”没有才好！

○“天不怕，地不怕，就怕保卫局找谈话！”

主要参考书籍文献资料目录	(342)
后记	(357)

共和国大将的传奇

陈赓大将是中国共产党璀璨星河中光辉夺目的一颗将星。他的一生战功卓著，举世瞩目。他不仅在中国共产党的军事工作、政权建设、统战工作、院校创建、国防科研等各方面勋绩赫赫，而且在秘密情报战线上也创造了空前绝后的丰功伟绩。陈赓的老战友、中国人民解放军前总参谋长杨得志上将曾满怀深情地说：“陈赓同志不仅在红军内部，就是在敌人营垒中也是位很有影响的传奇式人物。他的许多真实的故事和并非臆造的传说，完全可以写一本厚厚的、很有特点、又有教育意义的书。”他在战场上真刀真枪的骁勇善战早已为人们广为传颂，而他早年在秘密斗智战线上的累累硕果却不为人知。这不能不说是一个缺憾。现就有限的资料，把陈赓在 20 年代末 30 年代初的传奇经历搜集整理，以飨读者。

1927 年 11 月，根据周恩来的建议，中共中央成立了中央特科。为了及时掌握敌情，建立对国民党侦探机关的反间谍工作、尽可能减少叛徒特务给中共中央机关造成的损害，亟需开展搜集情报的工作。1928 年 4 月，特科成立了情报科，此举对于推动特科开展工作，打开中共隐蔽斗争的新局面至关重要。情报科的科长一职非智勇双全的大将不能胜任。知人善任的周恩来慧眼识英雄，亲自点将，使这一历史重担落到了 25 岁的陈赓身上。

此时，陈赓因参加南昌起义左腿负伤，正在上海治疗。他不

顾腿伤尚未痊愈，一瘸一拐地走马上任，化名“王庸”，担任了特科的情报科长，并根据中共中央的安排，给负责特科工作的顾顺章当副手，主持特科日常工作。每当顾顺章因事外出时，就由陈赓代理职务。后来顾顺章调离特科，陈赓就在周恩来直接领导下，成为特科主要负责人。

从1928年4月起，年轻的陈赓在上海开始了与国民党特务和叛徒内奸日夜斗争的峥嵘岁月。

周恩来慧眼识英才，陈赓出任情报科长

中国共产党在以上海为主战场的隐蔽战线上与国民党特务机关的生死搏斗，被港台史学界称之为“无声的智慧之战”。它以打入对方心脏，及时掌握情报，摧毁对方的组织与行动为目的。因而，它不仅较公开的武装冲突更为尖锐复杂，而且也被罩上了极其神秘的色彩。而从当时中国共产党的处境来看，和国民党进行这种针锋相对的艰巨斗争，双方的条件是极不均等的。国民党的特务机关有全国性的政权作后盾，而等待中共中央特科人员的却是密布各处的军警宪特网络，以及随时都可能出现的被捕和牺牲。在这种情况下，既要保护中共中央的安全，又要完成不断出击的任务，还要精心设计事发后的自我保护，这无疑是古今中外谍报史上前所未有的严峻考验。所以，被誉为中共在白区正确路线代表的刘少奇曾经说过，应该由最好的共产党员去干这个最艰苦、最困难的事情。

作为了解敌情的情报科，无疑是特科的“千里眼”、“顺风耳”。周恩来慧眼识英才，认定担此重任最合适的人选非陈赓莫属。陈赓以他的坚定可靠和勇敢机智，表明他充分具备这方面的

品格和才能。他思虑周密，灵活果断，在早期就已隐隐现出大将之风。周恩来对此十分了解，所以，他不仅把拿着照片到码头迎接前来完婚的邓颖超的事都交给陈赓去办，而且早在特科成立的一年之前就派他去苏联专门学习情报保卫工作，为日后他的情报科长生涯埋下了伏笔。

那是在 1926 年 9 月，陈赓在国民革命军第八军参加北伐督师以后不久，便接到中共中央调派他去苏联学习的通知。他秘密离开广州，前往上海找中共中央报到，中共总书记陈独秀亲自和陈赓谈了话。几天后，在杨树浦码头，在中央机关工作的李强把他与一同去学习的顾顺章以及绰号“改造博士”的陆留用小舢舨送上了一艘苏联货轮。船到海参崴，他们稍作逗留，即乘火车转往莫斯科。因为要保密，他们被安排住进一座大楼，不让上街。十几天后，办好了有关手续，立即离开莫斯科回返苏联远东地区，在苏联红军中学学习政治保卫工作和武装暴动经验。他们先在伯力学习侦探、审讯工作经验，又到海参崴学习暴动、劫牢以及爆破、射击、秘密通讯等各种技术知识。3 个月后才回到上海，又转赴南昌、武汉。1927 年 3 月，陈赓被任命为第八军军长唐生智总部的特务营营长，并实际指挥着武汉工人纠察队，承担保卫中共中央机关的工作。应该说，从这个时候起，陈赓就已经开始从事中共中央的政治保卫工作。

陈赓到特科工作后，首先着力于情报网的建立。他选派优秀共产党员深入虎穴，打进国民党机要部门，直接从敌人手中获取情报；在国民党专门的反共机关建立反间谍关系；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关系，终于建立起一个密布上海的情报网。由于他出色的情报工作，在相当一个时期导致了中共中央特科的无往不胜和国民党特工机构的屡次失败。

这个时期，陈赓在异常艰险的条件下坚持工作。因为需要依托家庭作掩护，聚少离多的夫人王根英才搬来和他住在一起，在中共中央机关担任秘密交通。为了避开敌探特务的追踪，他们经常搬家，改换姓名。按照秘密工作的要求，每次都必须选择出路较多、遇事便于躲避的住房。仅从1929年到1931年的两年中，陈赓就搬过5次家，先后在霞飞路、辣斐德路、保定路等地住过。自幼生长在上海滩的王根英，尽心竭力地掩护陈赓，细心巧妙地观察房前屋后的动态，注视着每一个行迹可疑的人，随时都在考虑如何应付可能出现的惊险紧张局面。他们的孩子知非逐渐长大后，她不让孩子知道自己家的街道门牌号码，在孩子面前从不谈起陈赓的真实姓名（陈赓是国民党高价抓捕的“要犯”）和在外面工作的事情。尽管如此小心谨慎，有时仍然出现意外的情况。陈赓有时把枪带到家里，睡觉时便压在枕头底下。知非3岁时，有天独自悄悄跑到街上去玩，看到英租界的一个印度巡捕（也就是上海人常叫的“红头阿三”）身上挎的枪，便天真地说：“红头阿三的枪，没有阿爸的枪好。”巡捕一听，马上盯住知非，紧跟到了家门口，正好遇到王根英出来找孩子，便问她：“你家有枪吗？”聪明的王根英立刻想到可能是知非泄露了秘密，马上机警地回答：“有，有支枪，是他阿爸在永安公司给他买的玩具枪。”看到王根英的神态从容、自然，巡捕只好悻悻而去。

根据秘密工作的要求，陈赓不但经常变更住址，还要时常改变自己的身分，变换自己的形象。幸好他自幼擅长辞令，会说很多方言，又在学校里演过戏，扮演过各种角色，颇有些表演才能。于是，他在上海工作的几年中，也就不断改换成各种“角色”，时而西装革履，似租界里惯见的西崽；时而全副武装，又成了国民党的高级将领。有时身穿短装，头戴鸭舌帽，充当敌特捕房的“蟹